

# 楚西少數民族中氐人成份的探討

## ——氐人研究之四

桑 秀 雲

本文係「氐人研究」的一部分，主要討論楚境內的氐人成分。楚境範圍很廣，在其境域內，有很多有關少數民族活動的記載；從他們的名稱，活動的區域，及遺留的地名，探討這些民族和氐人的關係。

盧人和羅子是楚西主要的民族，分佈地區很廣；此外尚有磨、宗、沓等地。從盧人和羅子分佈的地區，追溯其與賓人七部中之盧（又作羅）部的關係，再進而探討與南中盧鹿的關係。

楚西當陽有磨城、與盧城有同步的關係，這種情況同樣的出現在四川慶符縣，南中的金沙江、雅礱江、及安寧河流域；南中與盧共居的為磨些蠻，而慶符南有摩些關，亦有麼些蠻；慶符東至施州境內，陸續有摩些的遺跡，摩些可能為麼些的異譯，而當陽與施州隔長江相對，其磨城當有可能為麼些留下的遺跡。

宗人為氐人一部，即漢世之賓人；沓為賓人一部落，亦屬於氐人。又沓為晉之譌字，晉作水名時作潛，潛即湔氐之湔。因此，沓本為氐人種號，自然是氐人。

### 一、前 言

楚為古國，芊姓。始祖鬻熊，其子曾事周文王。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夷王時，周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向外發展，疆土擴大至長江中游。熊通以不得王室尊號，乃自立為武王。子文王熊賁、都於郢。成王憚獻周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以轉移其爭霸中原的野心。其後，楚雖仍伐許黃，滅英夔，周郊觀兵，問鼎大小；同時勢力亦兼向南方發展，過洞庭，有黔中，並使莊蹻通滇，未始不是受了周王的鼓勵。

楚的範圍，主要在現在的湖北省境，北方擴及陝西的極南部和河南的中南部；東方包括部分安徽省境，西方限以巴蜀，南方則黔中、洞庭、鄱陽為界<sup>1</sup>。在這個範圍

1 楚之北境：楚成王16年(656 B. C.)，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史40)。《括地志》：「陘山在鄆州西南110里」，其地在今河南省境內黃河之南。「漢中郡……六國時楚強盛，略有其地」(華志卷2)。漢中郡，在陝西省極南端，與四川省接壤。楚肅王10年(371 B. C.)魏

的四鄰，民族已是十分複雜：北有戎蠻，東有東夷、廬子國和羣舒，南有南蠻，西連巴境內之巴賈、廩君蠻等；境域之內大部分地區也是蠻夷，如百濮、羣蠻、盧戎、羅子等。上述這些民族，有的已有專文探討，如東夷、羣舒、宗人等，本文只擬將楚國西部的民族——主要是羅子與盧戎<sup>2</sup>，提出來討論。

## 二、羅子與盧戎的分佈

春秋時代，羅子與楚的關係，見於楚伐絞之役。《左傳·桓公12年》(700 B. C.) 記云：

楚……伐絞之役，楚師干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數巡之。

次年，即桓公13年(699 B. C.) 又云：

春楚屈瑕伐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于冶父，聽刑。

楚師伐絞，於涉彭水時，羅人企圖偷襲。此舉是否即為引起楚人於次年伐羅的主要原因，不得而知。楚人伐羅之役，遭到大敗，主將自縊，羣帥被囚。此後，《左傳》也不再有關於羅人的記載。

楚人伐羅之役，羅與盧戎組成聯軍，大敗楚軍。此外，盧與楚的關係，又見於《左傳·文公16年》(611 B. C.) 的記載，文曰：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廩人率百濮聚於

---

取楚魯陽，今河南魯山縣。因此，楚之北界，西起漢中郡，東至河南省的中北部。但自戰國中期以後，楚北界逐漸向南退縮，除前引魏取魯陽外，楚懷王初年，魏又取陘山；懷王17年，秦取漢中、楚之北境，大致說來已至河南省中部。

楚之東界：春秋中期，楚已蠶食英（成王26），六蓼（穆王4），舒等國；楚平王時「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鍾離故城今安徽鳳陽縣東北20里。楚之南界：昭王12、吳伐楚，取郢，故城江西鄱陽縣，懷王30，秦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黔中之地在長江以南清江流域（詳作者：黔中、黔中郡與武郡的關係）。楚之南境，已至洞庭、鄱陽二湖區域。楚西限以巴蜀。《後漢書》(116)：「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及「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因留王滇池」的記載，有的學者認為楚勢已至兩廣和雲南。

- 2 實際上羅子就是盧戎，羅與盧二者是同名異譯，最著的例子便是賁人七姓，《風俗通》作廬、朴等七姓；《華志》及《後漢》作羅、朴等七姓（詳本文四所引）。除盧羅外尚其他的譯法，如元史地理志中的獠、獠、鹿、落、蘭、魯，以及六等（詳作者另文：〈六夷試釋〉及〈羣舒民族考辨〉）。

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瀝，使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

楚國大饑，國內不穩，境內之戎人、羣蠻、百濮皆起而叛楚。幸盧<sup>3</sup>人未與之同步，且發倉儲，派大夫戢黎出兵，助楚人度過難關。

從以上零星的資料看來，羅子與盧皆為楚境內的蠻夷之國，盧與楚有敵對的時候，亦有和平互助的時候；羅與楚雖不見有和平共處的記載，但這種情況一定會有。現在就根據上述的關係來探討羅子與盧戎的分佈。

### （一）羅子

據前引桓12年「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文來看，羅人應距彭不遠。彭水的所在，《左傳·杜注》云：

彭水在新城昌魏縣。

〈孔疏〉：

彭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北，至南鄉筑陽縣入漢。

而《水經·沔水》：「又南過筑陽縣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條注也云：

杜預以為彭水也。

上引文中諸地，昌魏縣故城今湖北房縣西南，筑陽故城今湖北穀城縣東。也即彭水發源於房縣西南，經穀城南入沔。羅人乘楚軍涉彭水時加以攻擊，顯見羅人距今房縣、穀城縣不遠。

又據前引桓13年、楚屈瑕伐羅條來看：楚軍渡鄢水伐羅，遭到羅與盧戎聯軍抵抗，此又說明羅與盧戎在鄢水流域。鄢水，據《水經·沔水》：「又南過宜城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條注云：

夷水，蠻水也。……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荆山相隣。其水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溪，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又謂之鄢水，《春秋》

3 盧字因史料不同而有多種寫法，如廬、縑、瀘等。本文除引據原文時從其寫法外，行文時概作「盧」。

所謂楚人伐羅渡鄢者也。

沔水支流夷水，流經宜城西山後，再東南流經羅川城，即故羅國之地。夷水又名蠻水，即是鄢水，羅川城即羅國所在。也即在今湖北宜城縣西。

羅人的分佈，不論是桓12年所考的「房縣、穀城」附近；或是桓13年所考的「宜城縣西」，二地皆在今湖北省西北沔水由東南轉向南流的流域附近。

《左傳》又另有羅地，此見〈昭公5年〉，(537 B.C.)文曰：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蕩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蕩啟疆帥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

上文中的「羅汭」，〈杜注〉僅簡單的注為「水名」。清人高士奇，在其《春秋地名考略·卷9·楚下羅汭》條說：

信陽州羅山縣舊有羅水，北入淮，楚子當至此也。考本傳：楚子在瑣，聞吳師出，蕩啟疆從之而敗，則當時出師蓋分南北二道，所以楚子至羅汭也。或言即汨羅，不應返過洞庭湖南，謬。

高氏認為羅汭在今河南省之羅山縣，不應在湖南之汨羅。今再據上引書所考昭5年所記地名，來看羅汭的所在：

繁揚：地屬今新蔡縣，繁揚亭在縣北。

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

瑣：或曰今壽州霍丘縣東。

鵲岸：今廬江府舒城縣治西北有鵲亭。

楚伐吳，蕩射領新蔡之師會于夏口；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霍丘縣。吳人敗于舒城縣，楚子乘傳至信陽州之羅山縣。

昭公5年是楚靈王4年，這時楚已都郢，其地今湖北宜城縣東南90里之郢縣故城<sup>4</sup>。從此地至羅山縣，距蕩射所帥繁揚(新蔡)之師處不遠，以此為昭5年之羅汭，顯較汨羅之羅為合理，高氏之說應可採信。因此槃庵先生亦疑河南羅山縣為羅氏之居地<sup>5</sup>。

4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冊四，頁352。

5 同上：冊三，頁245。



羅人曾有遷徙，《漢書卷28上·南郡枝江條》說：

枝江，故羅國。

枝江之羅國，據杜預的說法，是從宜城西遷來。此見《後漢書卷32·南郡宜城侯國條·劉昭注引》：

杜預云：縣西，舊羅國，後徙枝江。

可見枝江之羅，是從宜城遷來。枝江之羅、又復東遷。《漢書卷23下·長沙國羅縣條·顏注引》：

應劭曰：楚文王徙羅子，自枝江居此。

因此，宜城西山之羅，曾徙枝江，又徙長沙國羅縣（今湖南省平江湘陰一帶）。由此看來，河南羅山縣為宜城西羅子之遷地亦有可能。

從以上的敘述看來，羅人的分佈、在春秋早期，分佈在今湖北襄陽宜城以西、彭水流域的地方。後南徙枝江；楚文王時，又從枝江徙往湖南東北部的平江湘陰一帶；這是南徙的一支。另有徙往河南羅山，這是北徙的一支。

## （二）盧戎

前引桓13年，盧戎與羅子組成聯軍，打敗楚軍，盧戎亦應距宜城西不遠。盧戎的所在，據《水經·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條注云：

其土，古鄢都盧羅之地。

又同卷「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條注云：

夷水，蠻水也……歷宜城西山……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又謂之鄢水。

《春秋》所謂：楚人伐羅渡鄢者也。沔水又逕都縣故城南，古都子之國也。…

…楚滅之以為邑，……楚昭王為吳所迫，自紀郢徙都之，即所謂鄢若盧羅之地也，秦以為縣。

上引文中「楚人伐羅渡鄢」，羅人分佈在鄢水流域，在宜城縣西，已見前文。都即為盧人分佈之地。都縣，據《漢書·地理志》：南郡有若縣。王先謙補注引《一統志》「故城今宜城東南」。也即羅與盧分別在宜城縣的西邊和東南。

但《水經·沔水》「又東過中盧縣東」條注又云：

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

中廬，據《漢書·地理志》：南郡有中廬時，王先謙補注引《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西南，南漳、故中廬也」。

廬人又另有分佈地，《水經·沔水》「又南過宜城縣東……」條注云：

沔水又逕都縣故城南，古都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

都子之國傳係從商密遷來，而商密之地，據《左傳·僖公25年》記曰：

秋，秦晉伐都。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杜注：「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sup>6</sup>。孔疏云：「商密，郡別邑，今南鄉丹水縣」。丹水縣據《漢書卷28上之1，弘農丹水縣條》云：

丹水，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

補注引《一統志》：故城在淅川縣西。丹水縣有丹水，顯然縣以丹水得名。丹水有支流均水，可以上通盧氏縣。在《水經·均水》「均水出析縣北山……」條注云：

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又南流與丹水合。

盧氏不僅爲縣名，亦爲山名和水名，此見《水經·洛水》「東北過盧氏縣南」條注：

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sup>7</sup>。王莽之昌富也。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氏城東。

盧氏城西北有盧氏山，係盧氏川的發源地。其城、其山、其川皆名盧氏，其得名皆由盧氏而來；盧氏又以均水下通商密，商密爲「都子之國」，前文述及都爲廬人分佈之地，因此盧氏亦可能爲盧戎之居地。

楚西當陽似也爲廬人分佈地。《水經·沮水》「沮水出漢中房陵縣……臨沮縣界」條注云：

沮水又東南逕當陽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驢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

……傳云：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即諺所謂東驢西磨，麥城自破者也。

<sup>6</sup> 杜預注爲後之學者以商密爲上郡，南郡爲下郡之本，本文對此有不同的意見，請詳後注12。

<sup>7</sup> 據洪頤煊校《竹書紀年》卷下云：「（周貞定王）13年，晉韓龍取秦武城」，與水經所引不同。

據上引文，當陽東南有驢、磨、麥三城，其形勢是驢、磨二城分別在沮水東西兩岸，二城之南有麥城；麥城與驢城同在沮水東。

《荊州記》：有類似的記載，但驢城寫作「盧城」，《後漢書》卷32、南郡當陽注引《荊州記》曰：

縣東南有麥城，城東有盧城，沮水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麥城。

《華陽國志》有「宕渠……有賁城盧城」（卷1），盧城為盧部族人聚居之處。由此看來，當陽之盧城亦有可能為盧人聚居而成（詳下）。從水經注所記之驢城，加有動物名的偏旁，有醜化其人的意思，可能這種人是少數民族，就是盧部人。

漢又有盧子國之說，《漢書卷28上之2，廬江郡注引應劭曰》：「故盧子國」。廬江郡治舒縣，其地據王先謙補注引《一統志》：今廬江縣地，故城在縣西。蒙文通據《括地志》「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之說，認為：商紂時梁州之盧，徙荊州時途經房州竹山縣及金州，更沿漢東南而至南漳，此春秋時之盧也。羅自宜城徙枝江，徙平江，盧亦與之俱<sup>8</sup>。槃庵先生遂有：然則春秋時之盧，初居南漳，後亦東徙，遂有廬江之盧的懷疑<sup>9</sup>。從羅人的一遷再遷，來看盧人自南漳徙廬江，當有可能。

盧人的分佈，在宜城東南和南漳地，南至當陽，亦即湖北省中部漢水流域。向東遷至安徽廬江，北徙至湖北淅川及河南盧氏。

### 三、羅子與盧戎的族屬

羅子與盧戎，大部分佈在楚境之內。楚地原為蠻人的分佈區，如周成王時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楚子熊渠便自稱「我蠻夷也」，封其三子「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宣王中興，命方叔南征，也因為「蠻荆來威」「蠢爾蠻荆，大邦為讎」，種種記述足以證明楚為蠻地。盧羅既在楚境，有無可能為蠻人？

但古人所說的「蠻夷」，或者單稱「蠻」或「夷」，都是一種對於非中夏民族的泛稱，不一定特指某一個民族或國家。誠然在方向上有些指認，如同東夷大致是指東

8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頁49-50。

9 同註4，冊六，頁495。

方的部族，南蠻也大致指南方的部族，但也不是十分嚴格。楚的部族來源，尚待詳明的考訂，若謂祝融九姓，不一定就出自南方，所謂楚蠻或荆蠻，以及蠻荆，那是居住在南方區域，然後統治下雜有很多南方民族以後的事。至於戎的名稱大率指西方非華夏的游牧民族，但齊桓公北伐山戎，那就北方少數民族也可稱做戎人。而且左傳稱「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這是說商周兩族的落後部分，也是被稱做戎的。盧戎在楚境卻被叫做戎，按說應當源出西方，或者在生活方式上和西方民族有若干關聯，這也是對於民族題上一個線索。

在前引《左傳文公16年》第一節中，說「楚……戎伐其西南」，又前引《水經注·沔水注》也說到中盧縣即盧戎之國。兩相比較，《左傳》此處的戎，也可以認為盧戎。不過《水經注》此段的出處，仍然只以《左傳》為根據，並非別有新材料。就史源分析來看，《水經注》究竟不能和《左傳》同等看待的。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四收有「都矦鼎」，蒙文通據此以證明《世本》都為允姓之說，以「此允姓之姦，徙盧氏，徙南陽，徙襄陽，而獫狁於是逾漢川而南者也」<sup>10</sup>。照上述蒙氏之意，在盧氏、南陽、襄陽之人為允氏之戎；其遷徙路線為先盧氏，而至南陽，再至襄陽。如都確為允姓之國，這個路徑是自然而合理的。

都有上郡、下郡之分。郭沫若據「都公攷人殷」銘文中有「上郡公攷人」；及「都公誠鼎」有「下郡離公誠」，認為：都有上郡、下郡之分，上都在南郡若縣，下都在商密；南郡之都為本國，故稱上，上雒（商密）之都為分枝，故稱下。<sup>11</sup>如此一來允戎遷徙的途徑，是先至南郡的上郡，後至商密的下郡，與蒙氏的順序不符。

前文敘及盧人的分佈時，盧氏縣也可能為盧人的分佈地。盧氏以均水和商密相通，因此商密亦可能有盧人。商密亦名「都」。顯然係與南郡都地之盧人有關，亦即「下郡」的人、係從南郡之上郡遷來。盧人既從南郡北上，就不是蒙氏所稱的戎人。郭氏認為：「上下相對，必同時並存，蓋由分封而然」<sup>12</sup>，本文從盧與都的相關性來

10 蒙文通：前引書，頁41-42。

1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下編，頁174後-175前。

12 《左傳》僖25年：「秋，秦晉伐都，楚……師戍商密」。杜注：「都本在商密……其後遷於南郡都縣」。這是以商密為上郡，南郡為下郡之本。但孔疏卻認為：「商密、都別邑」。商密既為別邑，都自當另有本邑。本邑應即是南郡之都，而且是先有本邑，後有別邑。郭沫若

看，上下都仍是分化遷徙的結果。

但從「都姚鼎」來看，都爲允姓亦是事實。這或許是東周以後，戎人內徙、允氏之戎取代了上下郡之盧的結果。中盧之盧戎國亦可能是同樣的情形，故都有允姓，盧有戎稱。

盧和羅在《左傳》中是兩個不同的部族，但後代史料中往往是相混的。因爲聲的方面本來近似，地理方位又互相接近。是否同屬一類，就目前史料看雖然不能確實斷定，卻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本論文因爲史料的混淆，爲了方便起見，以盧爲主把有關羅的史料也附入參證，爲的是他們本來相關性很大，時常不能詳爲辨別的。

### 一、與賓人七姓中盧部之關係

盧人很早便參與中原的政治活動，武王伐紂，誓師牧野時，誓詞中便有：「庸蜀羌髳，微緄彭濮人」，此八國的地理位置，據《尚書正義》中所謂《孔安國傳》云：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sup>13</sup>。

又《史記正義》云：

《括地志》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

《史記》濮在楚西，有髳州微濮州盧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

《尚書正義》中所引並不能確知盧人所在；《史記》正義所引可以看出盧地有三：一爲房州竹山縣及金州（今陝西安康縣治）；一爲戎府之南；一爲楚西。

南梁大同中，設瀘州，以江陽爲瀘州治。隋大業元年，改名爲瀘州郡<sup>14</sup>。唐武德元年改爲瀘州，瀘州都督十州，皆招撫夷獠設置。納州爲十州中之一州，其下領有八

---

認爲上、下郡同時並存，分封使然，以南郡之都爲本國，故稱上，上雒之都爲分支，故稱下。徐少華同意郭氏之說，但將上都置於丁河邊之古城，以符「地理方位，北爲上，南爲下」之說（徐文見：都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研究）。但本文認爲民族遷徙，並非一成不變的由北向南，其次以丁河古城爲都的證據稍嫌薄弱。本文從孔、郭二氏之說，但理由並非由於郭氏之分封，而從都與盧的關係來看，上郡下郡是從南向北遷徙的結果。

13 見藝文影印本十三經注疏，《尚書牧誓》，第158頁。

14 《見歷代地理沿革表》，卷42。

縣，即羅圍、播羅、施陽、都寧、羅當、羅藍、都□、胡茂<sup>15</sup>。

宋時瀘州徼外宋州有羅苟夷犯納溪砦，宋州領有四縣，其一曰盧吾<sup>16</sup>。元世祖時改宋州爲九姓羅氏黨蠻夷長官司，屬筠連州。明太祖時，在瀘州設立九姓長官司。所謂九姓，即九大氏族之意，實際只有一姓，皆姓羅。據說在漢唐以前，有低牟苴其人，生九男，曰九大族。其三十六世孫曰細奴羅，其得姓由此。前述之羅苟夷，即細奴羅之裔<sup>17</sup>。

宋州和瀘州皆爲九姓羅氏裔的分佈地，所屬縣名及唐時納州屬縣又多與盧羅有關，應即爲括地志所稱古盧國之地。

漢高祖初封漢王時，曾發動板楯蠻夷還伐三秦，事成之後，遣還巴中，酬以參與其事的七姓不輸租賦之優惠，餘戶歲入資錢口四十<sup>18</sup>。這七姓是：羅、朴、督、鄂、度、夕、龔。但其中之「羅」姓，在應劭風俗通中作「盧」。他們的居處「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閬中故城在今閬中縣西，渝水據《水經江水注》云即是宕渠水，又稱潛水。同書潛水「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條注云：

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賁國也，今有賁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賁民所居。

綜合以上資料，賁人也即是板楯蠻夷，分佈在宕渠水流域，其聚居之處設有賁城縣。賁人有七姓，其中一姓爲盧，或作羅。宕渠又另有盧城，此見《華陽國志卷1·巴志·宕渠郡條》云：

長老言：宕渠蓋爲故賁國，今有賁城盧城。

賁城既爲賁民所居，盧城當爲盧姓聚居而成，其聚居處稱爲「城」，其勢當亦不小。可見宕水流域，亦爲盧人的分佈區域。

蒙文通認爲：「從武王伐紂之盧在梁州」；又以在南漳之盧戎是從梁州徙來。他

15 見《舊唐書卷41，瀘州都督府條》。又《太平寰宇記》云領縣七，缺都口，易以羅掌。胡茂爲藍州屬縣。

16 見《太平寰宇記》卷88。

17 見《瀘州九姓志》。

18 事見《後漢書卷116，板楯蠻夷》條。又同卷巴郡南郡蠻條云：「秦惠王並巴中……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百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幘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緡。漢興……一依秦時故事」。相形之下，板楯蠻夷的七姓渠帥及其部人的負擔輕多了。

的觀點根據《括地志》「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的記載上，能否有其他的證據以加強其說呢？

《後漢書卷32·南郡中盧縣注引襄陽耆舊傳》曰：

古盧戎也。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部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亡父所乘」，對之流涕。

漢時，盧戎分佈地區出現一種小體型的馬，似是「巴滇馬」。三國時，這種馬又出現，被來自滇池的五部兵認出，係家鄉之物。因此從中盧縣西山中跑出來的馬，可認定就是「巴滇馬」。

滇池產馬，見於《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晉寧郡》條的記載：

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有澤水……故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即生駿駒，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直至唐宋之世，滇池馬仍享盛名，廣西等地買馬，亦都指向大理<sup>19</sup>。

實則滇池馬就是越駝驄。《蠻書第七》記：「馬出越駝川東面一帶……初生如羊羔，一年後紐莎爲攏頭縻繫之。三年內飼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馳驟，日行數百里。本種多驄，故代稱越駝驄。……藤充及申駝亦出馬，次駝、滇池尤佳。東爨烏蠻中亦有馬，比於越駝皆少」。

越駝的所在地，據《蠻書卷2》說：「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自永昌之越駝，途經此山」。同書卷6又說：「自蘭滄江以西，越駝、樸子其種並是望苴子」因此，越駝之地在蘭滄江以西，永昌境內。

馬既名爲巴滇，除滇池以外，巴地是否亦產馬？據《華陽國志卷1·巴志巴西郡條》所記：

有牛馬桑蠶。

據此，巴地有馬。馬產在巴西郡；巴西郡郡治爲閬中縣，是賁人的分佈區，賁人七姓中有盧姓。同時巴西郡的鄰郡爲宕渠郡，其地原爲賁國，有賁城盧城。由此看來，巴地之馬與盧人部落共同分佈在同一地區，其情形正如楚境內盧戎和巴滇馬的分佈。蒙

19 參蠻書，向達校注本，頁201。



文通以楚境內之盧人係由梁州遷來，從他們與馬的關係來看，應是可能的。

再前引《後漢書》注所引書曰：「有五部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此五部兵是什麼人組成的？集解引惠棟曰：

注五部兵，五部溪之兵也，見沔水注。又案廣漢有五城縣，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故號五部兵，見華陽國志。

惠氏之說並不確定，一說係五部溪之兵，又說五縣民尉部主之，故號五部兵，其實這二說都有問題。

首先看《水經·漾水》「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與羌水合條注」云：「白水支流有五部水，其西源出五部溪」，但並無五部溪之兵的記載；而廣漢之五城縣，其故城在今四川中江縣東，與五部溪同在四川的北部，與來自滇池的五部地望不合。因此惠棟之說，此處暫不討論。

《華陽國志》中有一段殘闕的記載，頗堪玩味。其書卷4，南中志記有：

建興三年（225）……以馬忠為牂柯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軍號飛……（下闕）。

軍號雖不完整，無疑是軍隊的組織；這支隊伍，由南中勁卒青羌組成，分為五部，當為五部兵。南中之地，有「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嵩唐侯王國以十數」（《華陽國志卷4》），故五部兵之部卒當有來自滇池者。五部兵移師於蜀後，隨蜀使通吳，亦有可能。因此楚境內盧戎分佈區出現之馬，被來自滇池之人認出，當可確定為巴滇馬。

至於青羌，卻不是羌人，丁文江認為他們是僮僮，由於他們與羌人的習俗相近，故稱為青羌<sup>20</sup>。僮僮為元明以來的名稱，唐時稱為盧鹿蠻，又稱獠蠻。唐時瀾滄江流域為盧鹿蠻分佈地之一，而瀾滄古有盧倉之名，其名或由盧部分佈而來<sup>21</sup>。

南中瀾滄江流域產馬，有盧部之人；巴地有馬，亦有盧城；襄陽亦有巴滇馬和盧戎。這種人與馬一再共同出現的現象，只有馬隨人而遷徙才能解釋。因此不僅蒙氏認為盧戎從梁州徙來可以成立；甚至梁州之盧可追溯係從南中遷來。梁州之盧為賓人，則盧戎亦應為賓人。但再追至南中，則又與盧鹿有關。

20 丁文江：《藝文叢刊自序》。

21 桑秀雲：《六夷試釋》。



## （二）與麼些蠻之關係

前文論及楚西有盧地；當陽似亦為盧人的分佔地。本節將探討當陽是否有盧，如有，他們和梁州、荊州之盧的關係如何？

《水經注》和《荊州記》皆記有當陽東南除有驢（盧）城外，尚有磨、麥二城。首先來看建造「磨城」的是什麼人？在《三國志卷58·陸遜傳》中記有一段，說：

黃武元年（C. 222），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以挑戰。……（遜）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

盧弼集解引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74》：定笮廢縣，漢屬越嶲郡。《華陽國志》云：摩沙夷所居，沙摩疑是摩沙」。

從上引文中看出，劉備的軍力部署，是在巫峽，從建平（故治今四川巫山縣），至夷陵（故城在湖北宜昌縣），並發動諸夷參戰。這些夷人應即分佈在自建平和夷陵一帶附近地區。被殺諸將之中，有「胡王沙摩柯」，趙一清懷疑沙摩即是摩沙<sup>22</sup>。

摩沙夷最早見於《華陽國志》，該書卷3〈越嶲郡定笮縣〉條云：

縣在郡西，渡瀘水，賓剛徼白摩沙夷。

定笮故治在今西康省鹽源縣南。摩沙夷就是麼些夷，這個民族有多種不同的寫法，方國瑜謂為同音歧譯<sup>23</sup>。有關麼些夷的記載，至唐朝才逐漸增加，他們的分佈地，在唐人樊綽的《蠻書》中，記載頗多，現整理如下：

其書卷1記曰：

臺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縈迴三曲，每曲中間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負阻深險，承上莫能攻討，瀘水從曲羅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同川。

上引資料中之西望川、曲羅皆不能詳究其所在，至於瀘水，此處有「瀘水從曲羅南經

22 日人藤田豐八以此沙摩柯殆為 Samaga 或 Sumakha 之對音，似印度人。

23 方國瑜：麼些民族考。

劍山之西」的記載。劍山，據《新唐書卷222下·南蠻傳下》記有：

劍山當吐蕃大路，屬石門柳彊二鎮，置戍守捉，以招討使領五部落，一曰彌羌，二曰鐸羌，三曰胡叢，其餘東欽、磨些也。

劍山屬石門柳彊二鎮，其地不能距二鎮太遠。唐時通往南中的道路分北南二道，石門是北道的起點，其地在今四川慶符南；南道自黎州清溪關起，途經若干城鎮，保塞城為其中之一<sup>24</sup>。保塞、據《蠻書卷1》云：

臺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調之北谷。天寶以前，嵩州柳強鎮也。

柳強在臺登之北。劍山之地，在柳強以南，石門以西求之，應在今西康省之東南。

劍山設招討使，領有五部，胡叢為其中之一；胡叢於唐高宗時叛。《新唐書卷222下，南蠻傳下》曰：

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為嵩州道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

唐軍與胡叢等蠻人戰於斜山；斜山的所在，據《清史稿·志44·地理志16·四川寧遠府條》曰：

會理州，東密勒山，西斜山，南白塔，西南蘆那山。

斜山在會理州的西邊。因此胡叢和其他劍山四部落的分佈地，就在會理的附近。會理鄰安寧河，因此前引文中之瀘水，即為安寧河。

同書卷4記云：

磨蠻、亦烏蠻種類也。鐵橋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

卷6又云：

其鐵橋上下及昆明、雙舍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處。

從上述兩段資料來看，磨些蠻的居處，計有：鐵橋上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昆明、雙舍、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之地。這些分佈區，在今天的什麼地方？

鐵橋的所在，據《蠻書卷6》云：「鐵橋在劍川北三日程」，劍川故治在今縣南；又云「鐵橋城北九睽川」。九睽據《元史卷61，麗江路軍民宣撫司》條云：「巨

<sup>24</sup> 參《蠻書卷1，雲南界內途程》；《新唐書卷42，嵩州條》。

津州昔名羅波九賧，北接三川鐵橋，西隣吐蕃」，因此，九賧川卽是巨津州之地。《讀史方輿紀要卷 117，麗江府巨津州》條云：「府西北三百里，唐爲羅婆九賧……後磨些蠻奪其地，……元初內附，至元十四年於九賧置巨津州，屬麗江路」。因此，今之學者多將鐵橋定在麗江境內，如方國瑜：鐵橋「當在今麗江西北之巨甸」（見前引文）；向達：「今麗江西北金沙江右岸有巨甸，疑卽屬古巨津州」（《蠻書校注》卷 6）；聞在宥：「鐵橋，麗江屬之巨甸里」（引自向達書）。

大婆、小婆、三探覽之地：向達以三探覽卽元史三賧，今麗江。又引聞在宥，以「大婆、小婆、今麗江地」。麗江地如指今麗江縣，似嫌太窄，如指自元以來麗江路所領之一府七州，則又太籠統。方國瑜以三探覽在今永寧，或有可能；以小婆、大婆在今華坪、永勝之地，則需更進一步之考證。但方氏所稱之永寧、華坪、永勝皆在元麗江路境內，因此與向氏之說，並不衝突。今據二氏之說，將三探覽等地，置於金沙江自麗江以東，東至與東瀘水合流前之流域以北，其詳確地點之考定，請俟諸異日。

昆明，《蠻書》卷 6 云：「昆明城在東瀘之西」。自《史、漢》以來，皆「嵩、昆明」連稱；《元和郡縣志》亦置昆明縣於嵩州下。其地則爲今日之鹽源縣，有鹽池，或稱鹽井，卽昆池。

唐有松外蠻，貞觀中嵩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請擊之。其地亦在嵩州<sup>25</sup>。《新唐書卷 42·嵩州昌明縣條》：「貞觀 22 年開松外蠻，置牢州及松外、尋聲、林開三縣。永徽三年，州廢，省三縣入昌明」。蠻書卷 6 云：「昆明城正南至松外城」。方國瑜因此以松外應卽今之鹽邊，其地北界昆明，南至金沙江岸。（方文見前引）。

雙舍、卽龍佉沙或稱龍佉河之地。《蠻書卷 3，越析詔》條云：「東北渡瀘，邑龍佉沙（《新唐書》作龍佉河），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雙舍」。引文係越析詔主之兄子出奔路線，自部落所在地賓川東北渡瀘水，卽至雙舍，其地望與松外相去不甚遠。唐時與松外同時設縣的有尋聲，方國瑜以尋聲卽雙舍，因二者字音相近。如此，則雙舍亦在鹽邊。

從今日的地理位置看來，麼些蠻的分佈地，西起麗江屬之巨甸（鐵橋上下），沿金沙江北岸（三探覽、大婆、小婆）、鴉礮江流域（昆明、松外、雙舍）、至要寧河

25 《新唐書卷 222 下，南蠻傳》下。

流域（曲羅）。這一段的金沙江，因有麼些蠻分佈，故又稱為磨些江。

很湊巧的是：上述有磨些蠻分佈的三條河，又都有瀘水之稱。蠻書卷1：「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縈迴三曲……南經劍山之西」，指的是安寧河；同書卷2：「……即謂之磨些江，至尋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此處東瀘水即是鴉礪江，磨些江即金沙江的一段，加上與東瀘水合流後，再經會同川的一段，又稱瀘水。

從《元史地理志》（卷61）看來，上述三條瀘水流域，除磨些蠻外，尚其他的民族。如安寧河流域有里州的羅羅斯和落蘭，普濟州的獠魯蠻，禮州的羅落蠻，皆在今西昌附近；又有姜州的羅落蠻，威龍州的獠魯蠻，黎溪州的羅羅蠻，皆在今會理附近。鴉礪江流域有栢興府的獠鹿部，在今鹽源。金沙江流域有浪蕩州的羅落蠻，在今浪蕩縣地。在金沙江以南，如麗江路之蘭州（今蘭坪），唐為盧鹿部；趙州（今鳳儀）昔為羅落蠻所居；和曲州（今武定）亦為獠鹿等蠻的居地。

上述的蠻名和盧鹿，皆是同名異譯。但盧鹿為唐時名稱，在唐以前或就稱為盧<sup>26</sup>。瀘水之得名，即由盧人而來。由此可說，磨與盧共同居住在安寧河，鴉礪江和金沙江旁。

《元史卷48·四十六國蠻夷千戶》條記有：

至元十六年收附，於慶符縣僑置千戶所。領四十六國，曰：黃水口上下落骨  
山落牟許滿吳 麼落財 麼落賢 騰息奴 屯莫面 落搔 麼落梅 麼得辛  
上落松 麼得會 麼得惡 落魂 落味下村 落島 麼得亨 落燕 落得慮  
麼得了 麼騰斛 許宿 麼九色 落搔屯右 麼得晏 落能 山落寡 水落寡  
落得雷 麼得具 麼得淵 騰日影 落味上村 賴扇 許焰 騰朗 周頭 賣  
落炎 落女 愛答落 愛答速 麼得奸 阿郎頭 下得辛 上得辛 愛得婁  
落鷗

上述的國名，似乎是由部落姓氏的名稱組合而成，其中雖也有以地形名稱如山、水、黃水口等；相對的位置如上、下、右等來區別，但都是部落姓氏命名以後的再分化。例如出現最多的「落」，上文曾說明落為盧的異譯，而四十六國的所在地慶符，正是古盧國所在，此地有盧部之人，自有其悠久的歷史背景。盧異譯為落，為部落名稱，當

26 桑秀雲：〈「六夷」試釋〉，六王條。

無可疑。至於麼，雲南嵩明州楊林縣，有雜蠻枳氏、車氏、斗氏、麼氏(《元史卷61》)雜蠻不知係何種蠻，但嵩明州為西爨分佈之地，異牟尋曾將麼些蠻遞至西爨故地<sup>27</sup>，雜蠻或即指遷來之蠻人而言。宋時斗氏自成村落，如斗蒲村、斗引村、斗行村；其人有斗婆行、斗望、斗敖等等(《宋史卷496，西南諸夷》)，麼氏當亦有同樣的情形。又如得，有烏蠻王子得蓋，部族最盛(《宋史卷496》)；元時有砮酋得輪(《新元史卷248·四川溪洞諸蠻》)；戎州蠻夷官得蘭紐(《元史卷60》)等人。又如牟，牟亦為大族，邛州蠻之牟昂、牟蓋、牟計、牟黑，有的為鬼主，有的入貢，有的受封(《宋史卷496·黎州諸蠻》)。其他可能為部落姓氏名稱的，尚有許、吳、息、奴、莫、辛、晏等等。

唐時雲南境內蠻人大部仍為部落聚居形態，如烏蠻白蠻：「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今地)，西南至宣城(無考)，邑落相望，牛馬被野」(《蠻書卷4》)；又有「東第二程有欠舍川(今南華縣)，大都部落」(同前卷6)，而所在地的地名，也有來自部落名稱，如施蠻，所居地曰大施賧、小施賧(同前卷4)；又如「渠斂趙……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云是蒲州人，遷徙至此，因以名州焉」(同前卷5)。

元時高州(今高縣南)「蠻人散居村圍，無縣邑鄉鎮」(《元史卷60》)，其實不僅高州如此，應該是叙南等處的一般情形。四十六圍正是散居村圍的局面，有的可能是一圍一部落，也有的圍包含了一個以上的部落。前述的部落名稱中，有的部落為了某些原因如政治的，軍事的或經濟上的原因和別的部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新的團體，有新的名稱，如落得雷，麼得辛等<sup>28</sup>。同一個部落，可以散居數處，與不同的部落，作新的、不同的組合。在前引的部落名稱之中，麼十四見，落二十二見，也即在四十六圍中，麼參與構成十四圍，落則為二十二圍。

慶符，本叙州徽外地，宋政和二年(1112)置縣(《宋史卷89》)。慶符縣北四十里處，唐以生獠戶置歸順縣，此即元四十六圍蠻夷千戶所所領之地(《讀史方輿紀要卷70》)。慶符縣北距叙州府治(宜賓縣)一百二十里；又在叙州府南三百里處有所謂摸索關，據《讀史方輿紀要卷70·宜賓縣》條所記：

27 《蠻書卷四，磨蠻條》。

28 桑秀雲：〈東夷與朝鮮的關係〉。

摸索關，府南三百里，當蠻彝溪口，蠻有麼些種。洪武初，禁私茶不得入蠻境，俗呼爲麼些關，語譌爲摸索也。

據此，慶符縣北距四十六團四十里，南距摸索關百八十里，則四十六團距摸索關爲二百二十里；地不甚遠，四十六團中之麼姓部落應就是麼些蠻人。

宋有磨嵯蠻歸順入貢，《宋史卷493，西南溪峒諸蠻上》云：

大中祥符元年(1008)……八月，黔州言：磨嵯洛浦蠻首頭龔行滿，率族二千三百人歸順。……(五年)閏十月，五溪蠻向貴升及磨嵯、洛浦蠻來貢。

上文中之「磨嵯蠻」，疑卽爲麼些蠻。麼些蠻的異寫很多，據方國瑜的統計，便有：摩沙、磨些、麼些、末些、末些、摩娑、摩些、麼些、磨些、麼些、獐獐、麼麼、摩荻、謨蘇、獐些、摩梭、獐獐<sup>29</sup>。方氏以爲皆「同音歧譯」。異寫雖多，但今日皆寫成「麼些」已成定論。至於「磨嵯」，是否亦爲另一種寫法？磨和麼固無問題，而嵯(dza)和些(sa)二者元音相同，輔音發音部位相同，但有清濁之分；雖有清濁之分，作爲同一名稱的譯名，應是無問題的<sup>30</sup>。磨嵯亦爲麼些的另一種寫法。

磨嵯洛浦在那裏？《讀史初輿紀要卷82·金峒安撫司》條云：

金峒安撫司、本蠻地。宋祥符初黔州言：「磨嵯洛浦蠻歸順」，此卽磨嵯蠻地也。元置金峒寨，屬施州。

金峒安撫司在清康熙43年，改土歸流，其地爲咸豐縣(《清史稿土司傳一》)，屬施州。

施州境內又有磨嵯神廟，此見《太平寰宇記補闕》，卷119，施州清江縣》條：

磨嵯神廟在縣南里許，《方輿勝覽》：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極高，蠻依爲巢穴，頗爲邊患。

施州境內既有磨嵯蠻人，又有磨嵯神廟，可見這種人在施州境分佈不止一地。施州在清江流域，其地正在劉備兵力佈署處之南，劉備發動這一地區的蠻人參戰，磨嵯應在被發動之中。磨嵯既亦爲麼些蠻的一種寫法，亦爲麼些蠻人參戰。《三國志中》作「沙摩」，趙一清認爲是「摩沙」，應屬可信。

施州位在今湖北省的西南，與當陽隔長江相望，地既鄰近，交通亦堪稱便利。摩

29 方國瑜：麼些民族考。

30 謝謝何大安先生的協助。

些自施州徙向當陽，應屬可能之事。

不僅磨城之人爲麼些，即連麥城亦可能爲麼些人所造。《元史卷61·麗江路軍民宣撫司路》條云：

通安州治在麗江之東，……其後麼些蠻葉古乍奪而有之，世隸大理。憲宗三年，其二十三世孫麥良內附，中統四年，以麥良爲察罕章管民官；至元九年，其子孫兀襲父職。

清人曹樹翹編，《滇南雜志（一）·卷8·麥宗》條云：

麥宗者，通安州麼些人也。

上二資料皆說明麼些蠻人中，有以麥爲姓者。

因此，當陽之盧，從與麼些的關係看來，也從南中遷來。

#### 四、賁人及其他賁人部落

所謂賁人即板楯蠻夷，其中有七部落因協助漢高祖伐三秦，因此史有著錄。這七姓因出處不同而略有差異，表列如下：

風俗通	盧	朴	沓	鄂	度	夕	龔	左思蜀都賦
								李善注引
華陽國志	羅	朴	咎	鄂	度	夕	龔	顧廣圻校本
後漢書	羅	朴	督	鄂	度	夕	龔	藝文版

其實，賁也和七姓樣一，爲板楯蠻夷的一部落，原名爲「宗」。只是這一部落勢力特別強盛，成爲這些部落的首領；他的部落名稱，也具有代表性，升格成爲他們種人的名稱。七部落因助漢有功，不供租賦，其餘每人每年仍納錢口四十，謂之賁錢。所謂賁，爲宗人所納的口錢，爲賦稅名稱，後取代宗成爲種人名稱<sup>31</sup>。

##### （一）宗

楚西有宗丘，《左傳昭14年》：

31 請參作者另文：《宗與山越族屬的探討》。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杜解：「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春秋傳說彙纂卷31》：「當今荊州府歸州境」。槃庵先生謂：「丘名亦即國名」（《春秋大事表譌異》冊四）。是宗丘亦可謂之宗國。

宗丘約在歸州，今秭歸縣，盧城在當陽東南。秭歸和當陽之間，今有宜昌縣。但此縣爲晉武帝時置<sup>32</sup>，因此早在春秋時代，秭歸和當陽應是境域相連的。這裏的宗國盧城即類似宕渠之賁城盧城。因此，楚西之宗當亦從宕渠遷來，或遠從南中遷來<sup>33</sup>。

東漢末年，劉表初至荊州，江南宗賊盛。荊州之宗人，主要分佈在江南四郡——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但長江以北之地，也有宗人<sup>34</sup>。

## （二）督、沓、沓

賁人七姓中有督氏（《後漢書》），一作沓氏（《風俗通》），一作咎氏（《華陽國志》）。督字或因字形而誤。蜀漢姜維破敗之後，曾耕種沓中。《資治通鑑》卷78，景元三年條：「胡三省曰：沓中在諸羌中，即沙湫之地。……《三國志》卷4，盧弼集解引謝鍾英曰：沓中在洮州西南西頃山之南」。

所謂「中」，據作者另文所釋，爲泛稱某一地區之範圍或方位，前加地名或方位名，如「吳中」、「黔中」或「南中」、也有加民族名，如「羌中」、「氐中」等，其意爲羌人、氐人分佈之處。「沓中」也爲此意，爲沓氏族聚居之處。前引謝鍾英以沓中在洮州西南頃山之南，洮州今甘肅臨潭縣，在甘肅省的南部，與四川西北部接壤，此沓中可能爲賁人七姓中沓氏之遷地<sup>35</sup>。

江陵另有沓中，此見《通鑑卷88，晉懷帝紀·永嘉六年》記云：

（王）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犇沓中。

胡注：「此沓中非姜維種麥之沓中，蓋在孱陵之東」。孱陵故城今湖北公安縣南。這裏的沓中，和當陽之盧，秭歸之宗，皆在長江沿岸，自有可能爲賁人七姓中沓氏的居

32 《宋書》卷37，宣都太守條下。

33 同註27。

34 同註27。

35 桑秀雲：《六夷試釋》，六種條。



地。

但沓字也可能是譌字，原字應據《華陽國志》作咎氏。咎氏爲蜀中大姓，如何氏《姓苑》：「咎氏、蜀人也」。（《元和姓纂七》）；《集韻》也說：「咎、姓也，出蜀郡」。西晉末年建號成漢的賈人李特一家，與咎氏爲婚姻家。如李壽「追尊父驤爲獻帝，母咎爲氏太后」（《晉書 121》）；又如李期「誅班母羅，瑤子礪，稚妻咎」（《華志 9》）。瑤、稚皆李蕩之子，於期爲從兄弟。咎氏也仕成漢，如「桓溫率水軍伐勢……（勢）遣李福與咎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谷水」。（《晉書 121》）一直到元朝，咎氏在川南尚保有很大影響力，如「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西川諸蠻夷部宣撫使咎順，使招思州……等處蠻夷」（《新元 248》）對招撫當地夷人，出力很多。

前文所討論姜維耕種之沓中，地在洮州西南，可能爲沓氏之遷地。清時，洮州土司中有一族爲咎姓。清史稿·土司傳六·甘肅洮州廳條：

咎南秀節，洮州衛底古族西番頭目。……百戶子卜爾結……永樂三年賜姓咎。魏時沓中之地，至清時仍有咎姓土司，此沓爲咎之譌的一個有力證據。

實則咎字也不對，《說文》「晉」字條、徐鉉曰：

晉，今俗有咎字，蓋晉字之譌。

如此，孱陵之東的沓中，據《水經·澧水「又東過唐縣北」》條注云：

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潯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過潯坪屯。

孱陵有潯水，潯水即潛水。潛因水名而加水旁，原作晉，此即沓中之地。荊州之潛爲渝氏分佈處（〈羣舒民族考辨〉），沓雖爲賈人姓氏，但賈人也爲氐人（〈宗與山越族屬的探討〉），因此，沓中之地的出現，使荊州有氐的這個說法，更加添一個證據。

## 五、結 論

楚西的少數民族，有在宜城南漳的廬戎（羅子），當陽的廬人和麇些，以及長江流域的宗沓二氏。

廬戎，據蒙文通說係從梁州徙來，因《括地志》記有：「房州竹山縣及金州（陝西安康縣），古廬國」；宕渠有賈城廬城，廬城即廬人聚居之處。宕渠在川北，和陝

西的安康鄰近，盧人自宕渠徙向安康，應無困難。

盧人在梁州分佈甚廣，《括地志》以戎府之南，亦為古盧國之地。此地之盧歷史上記載頗多，自漢以來，累見不鮮。如漢之六（盧伯），隋唐在此設瀘州，元明時之九姓長官司（羅氏），皆說明盧人在此勢力龐大，有悠久的歷史背景。戎府和宕渠之間，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宕渠之盧人來自戎府。

戎府之盧來自何處？盧戎之地曾出現巴滇馬，從馬的名稱看來，這種馬應產自巴地滇地。巴西宕渠有產馬的記錄；滇地之馬，產自瀾滄江以西，永昌境內，而以滇池所產尤佳，故以為名。瀾滄江古有盧倉之名，唐時為盧鹿，獠蠻等的分佈地，盧倉之名或由盧部之人而得名。宜城南漳有盧戎、巴滇馬；巴西為賁人所在，盧人為其大部，其地亦產馬；南中瀾滄江流域為滇馬產地，又有盧部之人。從盧人和巴滇馬的共同出現，可證宜城南漳之盧戎來自南中之盧部。戎府之盧雖未有馬的記載，但他位於盧人遷徙的交通線上，是盧人沿長江東徙的必經之地，故也從南中徙來（從下節與麼些的關係，更可證此說）。

當陽的盧人雖有能從宜城南漳南下，但最大的可能是從戎瀘東下，這從麼些的遷徙路徑得到證明。麼些蠻居地在金沙江流域，西起麗江東至安寧河的一段，並包括支流鴉碧江和安寧河流域。在這個區域內，亦為盧人的居住區。盧人東遷，麼些亦然。戎府境內的慶符縣，有四十六團，大部為麼、落（盧）二部人所組成。慶符南有麼些關，當是因麼些人居停而得名，因此四十六團內組成份子麼部，應即為麼些蠻人。施州境內有摩嵯山，本在黔州（四川彭水）；又有摩嵯蠻人，當亦從川南遷來，摩嵯即麼些，嵯與些只是輔音部分有清濁之分，係同一名稱的異譯。施州再向東，即與當陽隔長江相望，摩州自施州徙向當陽，應屬可能。因此，當陽之盧和麼些，亦從南中徙來。

長江流域之宗，沓二地，亦為宗、沓二氏居停的遺跡。宗即賁，巴西宕渠有賁人，沓氏為其人之一部。但自宋元以來，南中境內，仍有以「宗」為名之部落，而宗盧共居之情形，亦正如宕渠之賁城盧城，因此賁人之早期居地，可能亦為南中。

綜上所述，楚西之盧、麼、宗、沓皆來自南中。盧人的分佈地，在安寧河、鴉碧江、金沙江流域等地。該地在唐以後為盧鹿的居地。盧鹿屬於氐人系統（〈保僊為氐

試證》)，因此盧蠻亦應屬於氐人系統。宗亦為氐人的一部落；宗人即漢世之賓（〈宗與山越族屬的探討〉）；沓為賓人一部落，亦屬於氐人。但沓為晉之譌字，晉作水名時作潛，潛即為湔氐之湔。因此沓本為氐人種號，自然是氐人（〈羣舒民族考辨〉）。

至於麼些，蠻書與新唐書皆說他是烏蠻，與盧鹿同。盧鹿為氐人盧部，麼些是否亦為氐人部落？從盧、麼二部共居（南中、戎府、當陽）的情形看來，自有可能；同時，麼些尚具有某些氐人文化特質。清人余慶遠、《維西見聞紀》便記有：「麼些……後漸繁衍，倚山而居，覆板為屋。……男皆剃頭辮髮，……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作者在「〈僱儼為氐試證〉」一文中，曾提出板屋、編髮為氐人的文化特徵，而辮與髻皆為編髮一顆。麼些具有上述氐人的文化特質；又和氐人部落同居止，共進退，將他列入氐人一族，應是距事實不遠的了。

因此，楚西的盧、宗、沓為氐人，磨也極可能為氐人。

附記：本文送審期間，承 勞師貞一先生多所指正，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 引 用 書 目

- 丁文江 《爨文叢刻（甲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11，上海商務印書館，民24。
- 丁福保 《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臺北鼎文書局。
- 方國瑜 〈麼些民族考〉，《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四輯》，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商務印書館，民33。
- 方濬益（清）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上海商務印書館，民24。
- 王利器 《風俗通校注》，臺北明文書局，民71。
- 司馬光（宋） 《資治通鑑》，臺北文化圖書公司。
- 司馬遷（漢） 《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
- 向 達 《蠻書校注》，臺北鼎文書局，民61。
- 宋 濂（明） 《元史》，開明書局。
- 李吉甫（唐） 《元和郡縣圖志》，東京中文出版社。
- 房玄齡（唐） 《晉書》，開明書局。

- 余慶遠（清） 《維西見聞紀》，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3142，商務印書館。
- 柯劭忞 《新元史》，開明書局。
- 范 曄（劉宋） 《後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 班 固（漢） 《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 徐少華 《郡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研究》，《江漢考古》，1987/3。
- 桑秀雲 《倮僮爲氏試證》，《大陸雜誌》59卷，4期，民68。
- 《黔中、黔中郡與武陵郡的關係》，《中研究史語所集刊》，第52本第3分，民70。
- 《郡舒民族考辨》，《中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54本第2本，民72。
- 《東夷與朝鮮的關係》，《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4本，民72。
- 《宗與山越族屬的探討》，《中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55本第3分，民73。
- 《六夷試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15本，民73。
- 高士奇（清） 《春秋地名考略》，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四集，臺北商務印書館。
- 郭沫若 《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1935。
- 曹樹翹（清） 《滇南雜誌》，收入中華文史叢書之110，臺北華文書局。
- 常 璩（晉） 《華陽國志》，廖寅本，臺北商務印書館。
- 脫脫等（元） 《宋史》，開明書局。
- 陳芳績（清） 《歷代地理沿革表》，臺北鼎文書局。
- 陳 壽（晉） 《三國志》，臺北藝文印書館。
- 陳 槃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52，民58。
- 蒙文通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上海龍門書局，1958。
- 歐陽修（宋） 《新唐書》，開明書局。
- 樂史（宋） 《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書局。

劉 胸（後晉） 《舊唐書》，開明書局。

藤田豐八著、何健明譯 〈古代華人關於棉花棉布之知識〉。載《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民25。

顧祖禹（清） 《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洪氏出版社。

酈道元（北魏） 《水經注》，臺北世界書局。

《左傳》，阮元刻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清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瀘州九姓鄉志》，光緒壬午鐫本。